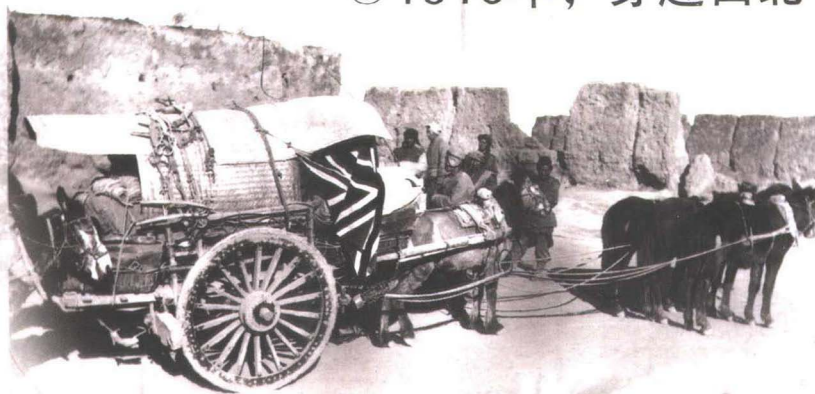


莫理循 著
窦坤 译

一个澳大利亚人 在中国

◎1894年，穿越西南

◎1910年，穿越西北



AN AUSTRALIAN IN CHINA 福建教育出版社

◎1894年，穿越西南
◎1910年，穿越西北

莫理循 著
窦 坤 译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 (澳) 莫理循著; 窦坤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5334-4654-3

I. 一… II. ①莫…②窦…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澳大利亚—现在②新闻报道—作品集—澳大利亚—
现代 IV. I61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1978 号

本书图片经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授以专有出版权, 特此鸣谢!

书 名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
著 者 [澳] 莫理循
译 者 窦 坤

装帧设计 江振声

责任编辑 林冠珍 林 琳

责任校对 陈皓龄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邮购热线 0591-87115075 87115076

印 刷 福州晚报印刷厂

(福州西洋路 4 号 邮编: 360005)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49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978-7-5334-4654-3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目 录 CONTENTS

1894 年, 穿越西南

第一章	引言·传教士·汉口·····	3
第二章	从宜昌到万县·中国妇女·长江三峡·····	11
第三章	从万县至重庆·····	19
第四章	重庆城·帝国海关·哈士先生·关于鸦片的 谬论·····	26
第五章	从重庆至叙府·中国客栈·····	36
第六章	叙府城·内地会·····	46
第七章	从叙府到昭通·云南印象·脚夫·邮局·钱庄 ·····	54
第八章	昭通城·贫困·溺婴·灾荒时卖女为奴·酷 刑·疼痛感觉迟钝·····	68
第九章	中国医生·····	74
第十章	从昭通到东川·····	79
第十一章	东川·溺婴·····	86
第十二章	从东川到昆明·····	93
第十三章	在昆明·····	102

第十四章	云南·黄金·银行·电报·····	110
第十五章	法国教会·昆明军械库·····	119
第十六章	从昆明到大理府·····	129
第十七章	大理城·监狱·吞鸦片·瘟疫·教会·····	142
第十八章	离开大理后·广东人的性格·移民·侏儒·殴妻 ·····	152
第十九章	湄公河·萨尔温江·如何在中国旅行·····	162
第二十章	腾越城·温多土司·掸邦士兵·····	170
第二十一章	三塔的掸人城镇·蛮允·马嘉里案现场·····	180
第二十二章	中国的战斗力·克钦人·到八莫的最后一段路 ·····	186
第二十三章	八莫·曼德勒·加尔各答·····	194

1910年,穿越西北

北京至河南·····	203
从河南至西安府·····	207
西安府·····	213
甘肃的禁烟运动·····	219
甘肃的工业·····	222
新疆·····	230
前往乌鲁木齐·····	237
伊犁和伊犁地区·····	241
从伊犁经天山到达阿克苏·····	249
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	255
喀什噶尔·····	261
从喀什噶尔到安集延·····	266
译后记·····	271

1894 年，穿越西南

1894 年，莫理循还是一个爱冒险、爱旅行的医学院毕业生。这年，他揣着向妈妈借的 40 英镑，一句中文也不会，从中国上海溯长江而上，穿越中国西南至缅甸，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旅行。他将这次不平凡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1895 年在伦敦出版，被《泰晤士报》看中，遂被聘为《泰晤士报》常驻北京记者。

苗西漢家 第 1891 號



第一章

引言·传教士·汉口

1894年2月份的头一个星期，我从日本回到了上海。我计划静悄悄地旅行一次，即溯江而上直达重庆，然后扮作中国人的模样，穿过中国西部、中国境内的掸邦和克钦山脉抵达缅甸边境。下

1894年，莫理循身着中式服装在中国西南旅行



面的叙述会告诉读者，这趟旅行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几年前，人们可能认为这是无法办到的事，现在却是可行的。

当然，这次旅行绝非探险，尽管时间很长，却只是溯江而上1500英里，之后又走了1500英里，沿着宽广的高原安全地抵达缅甸。此行由这样一个人完成：他不会汉语，没有翻译，也没有旅伴，未带武器，但绝对相信中国人的诚意。这个人就是我。如果愿意忍耐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一个多山的国度徒步旅行，每个人都可以像我一样，穿越中国到达缅甸。

和我的同胞一样，我带着对中国人强烈的反感去了中国。但是，那种感觉早已被一种强烈的同情心和深深的感激所替代。回忆起这次旅行，我总是那么愉快。在穿越和欧洲一样大的中国几省时，中国人给我的感觉始终是友善、殷勤、好客。至少对我来说，中国人没有忘记圣人所说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2月11日是星期天。我乘坐怡和洋行的“泰华号”（Taiwo）商船从上海启程。尽管已过午夜，一位好心的朋友还是走下船舱与我告别。他是一艘商船上的船长，到过世界各大港口，阅历丰富。他为我订了怡和洋行的头等船票。我们在码头握手道别，可是这却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离沪到中国西部后，他被任命为倒霉的“九星号”（Kowshing）上一位高级船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这艘没有武装保护的运输船被日军的炮舰击毁，他落入水中。我想他当时是在水中挣扎时被日军的子弹击中的。

我扮作中国人，穿着暖和的中式冬装，帽子上装了根假辫子垂在脑后，再舒适不过了。在船上，我自己有一间小船舱，当然是自己带寝具。如果每天向中国仆役付一个墨西哥洋，他就会从轮船的大厅里给我端来“外国食物”。如果你想以这种方式旅行，只需放下尊严，脑后装上假辫子，所需费用仅是一个欧洲人身着西式服装做同样旅行的四分之一。

买办和传教士

我发现，我的乔装打扮有时会被误解。当精明的大副来收我的



张之洞与英军军官合影

船费时，我觉得他要的太少了，只收5块钱。我很吃惊，说，应为7块钱。“是的，”他回答说，“但我们传教士只收5块，而且早在别人告诉我之前，我就知道您是传教士。”他的聪敏与中国的买办是多么不同啊！我曾身着中式服装乘“新驰号”（Hsin Chi）商船从

上海到天津旅游。一个买办在船上接待过我。我们之间的对话简短、尖锐而坚定。买办仔细地审视着我。“你做什么工作？”他问我。意思是你的职业是什么？我谦恭地回答：“我做传教工作。”意思是我是个传教士。他迅疾轻蔑地回了一句：“不可能。”

我们经过几个码头之后，于14日到达汉口。中国人说，汉口是周围八省的贸易中心和国家的中心。它是长江流域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华中地区的大都会。其茶叶的出口贸易量当时正在锐减，尤其是1886年以来更为明显。运送印度烟土的船只到这儿是最后一站，不能再沿江而上。进口到汉口的鸦片现在每年仅有738担（44吨）。汉口位于长江左岸，汉水将它与汉阳隔开，长江将它与武昌隔开。这三部分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大城市，其居民人数远远超过澳大利亚维多利亚殖民地的人口。

武昌是湖北和湖南两省的首府，湖广总督张之洞住在总督府里，并在那里发号施令。这座府衙几乎与俯瞰它的美国领事馆一样壮观。张之洞在中国所有的总督中最为排外，然而，没有一位总督像他那样雇用了那么多的外国人。他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可是他管辖的两省人民却极为排外，传教士被迫在汉口的外国租借地栖

身。他热心公务，这在总督中并不常见。他把财政费用用于两湖的资源开发，在武昌建立了拥有35 000支纱锭的织布局。织布局占地6英亩，安装了电灯照明，还有一个3.5英亩的仓库。建成了铸币厂。汉阳铁厂也建成了，高炉轰鸣着，并配齐了最新的机器设备。还有铁矿、煤矿，从矿区到长江边有一条17英里长的铁路相通。江边停有特制江轮和起重机器。他花钱如流水，可能是全中国唯一离任时一贫如洗的高官。

总督的幕僚是一位名叫辜鸿铭的精明的中国人。他是《为人民辩护》^①的作者。此文最早在《字林西报》上刊登，经常被引用以攻击传教士。他是一位非凡的语言天才，可以娴熟地驾驭英文，将海涅的诗译成英文。他获得了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他蒙特许在大英帝国最有宗教热忱的地区受过熏陶，在联合长老会、自由长老会、圣公会、苏格兰长老会接受了洗礼，更不必说派别庞杂的反对国教的教会对他的影响，可他却是个既古怪又自相矛盾的人，公开反对把基督教传入中国。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比长江流域的人民更反对基督教入华了，但许多富有创见的传教士从中看到了这些人民皈依基督的巨大希望。他们认为，反对比漠不关心要好得多。

传教士在中国的成就

我在华期间，在从北京到广州的许多城市里，遇到过各个阶层的传教士，他们对自己在华工作的成就均表满意。简言之，他们的丰硕成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每个传教士每年只吸收了两个中国人入教。然而，如果把中国教民的助手也算上，则每个传教士每年仅使0.9个中国人入教。但传教士们反对用统计数字来评价他们的工作。中华帝国有1 511名新教传教士。依照前几年发表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的统计结果，他们在去年(1893年)吸收了3 127名中国人入教，代价是35万英镑。这个数目相当于伦敦10个大医院的收入的总和。而3 127名入教者中，恐怕并不都是

^① 指《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关系论》一文。



真正信仰基督教的。

传教士集中在汉口。他们“分成许多宗派，即使是外国人也会被搞迷糊，更别说皈依了的异教徒了”。（麦都思 W. H. Medhurst）^①



W. H. Medhurst

辜鸿铭

居住在舒适的外国居留地及其周围的传教士，分属伦敦会、圣教书会、圣教书会分会、大英圣书公会、苏格兰圣书会、大美国圣经会，有教友派、浸信会、美以美教派和一

般的自养教士会的传教士，还有大英教会、美国公理会、美国圣公会成员，也有与伦敦会有关系的医疗传教会，有兴旺发达的法国传教会（在一位主教主持下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方济各会（大部分是意大利人），还有一个西班牙教会。

内地会在汉口有自己的总部。汉口还是北欧教会、丹麦教会和一个不知其名字的教会（大部分为丹麦人）的大本营。这里有那么多的教会，那么多不同的教派，教义又千差万别。我想教会之间彼此怀疑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蔑视其他教会的工作，怀疑其他教会有益的传教方法及其使中国人皈依宗教的效果。

中国人是伪教徒，他们皈依宗教是为了有饭吃，即“吃教的”。他们正是从不同教会的纷争与失误中得益。而从奥斯定会到教友会的所有在华教会却说，他们成功地劝导这些人改变了信仰。

^① 麦都思(W. H. Medhurst)：英国伦敦会最早来华者之一。1835年抵上海，设墨海书馆，1838年出版《中国，目前的状况和未来的前途》，1857年病死于英国。

在中国的西班牙人

每一个支持传教工作的人到了汉口和其他开放口岸，如果原先认为在中国开放口岸传教既艰难又困苦，现在都会高兴地发现，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里的生活与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既舒适又快乐。汉口最舒适的地方是教会的居住地。传教士为中国牺牲一切，准备忍受一切磨难，给这黑暗之地带来光明，理应尽可能生活得舒适些。

我拜访了西班牙教会的总部，和两个神甫一起吸了一支烟，与他们一同回忆在西班牙巴来多利和巴塞罗纳的旧事。看到教会接待厅极为肮脏，我很能理解。西班牙人本来不爱清洁，传教士们也不必为了与中国文明协调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汉口有一大片外国租界，租界内有成排的高大建筑，坐落在壮观的堤防拦出的范围之内。在夏冬两季，河水会随季节涨落，水位相差约 60 英尺。夏天，水位涨至堤防，江水有可能漫进租界。冬天，水位线下降，不过，即使降至河床的位置，水面仍有半英里宽。漂亮的英国领事馆就坐落在堤防的一头，另一头是著名的工部局大楼，是一名前伦敦城警员设计的，我倒认为他拿手铐比拿绘图笔更在行。

我们在汉口的利益受到领事霍必澜先生（Mr. Pelham Warren）的保护。许多在职服务的外交官都很能干，他是其中之一。我作为英国公民在领事馆注册，依据《天津条约》拿到了中国护照，被允准从拿照之日起一年内游历湖北、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

中文翻译

我没带仆人。有个“博役”，他听说我需要一个助手，向我推荐了“他最好的朋友”。他保证此人英语讲得“和英国人一样好”。但这个“朋友”来了之后，我发现他讲的英文和我讲的中文一样糟。但他并不感到窘迫，也不生气。他通过翻译对我说：“我的确

不会说外语，但这位外国绅士是很聪明的，与我在一起一个月后就能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我们没有达成雇佣协议。

在汉口，我登上“威力号”（Kweili）中国商船，这是长江上唯一一艘安装了三个螺旋桨的轮船。四天后，也就是2月21日，我在宜昌上岸。宜昌是轮船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口岸。它是一个开放城市，1891年9月2日，这里发生了排外骚乱。当时，外国居留地遭到暴民的抢劫和焚烧，他们得到镇守宜昌的总兵罗大人手下士兵的支持，罗大人也“默许了此事”。人们盼着这儿再来一场骚乱，以给生活添点趣味。这是唯一一件让人兴奋的事。

从宜昌到重庆有412英里远，这段路程是长江中的一段险路，即著名的三峡。尽管人们坚信使用特制大马力轮船可以克服艰险，但尚未有轮船穿过三峡。一只舢板溯江而上通过三峡需要30到35天，其中大部分时间需要由纤夫在岸上牵拉。而顺流而下，则只需两天半。长江这段的水流就是这样湍急。

我希望节省几天时间，因此决定步行去重庆，雇了一个苦力与我同行。我们原本要在星期四下午出发，但大概是在星期三的午夜，我遇见了海关的阿德治（E. A. Aldridge）博士，他轻易地说服我冒一次险。如果运气好，乘小船而不是一般的筏子，我会很快到达重庆。如果走旱路，这个时间则只能走到万县。因此乘船可以节省一半时间。他精力充沛，主动为我安排妥了一切。早晨6时，他雇了一艘小船，挑了个船老大（老板）和四名年轻人驾船。他们负责用15天的时间把我送到重庆。不仅如此，他还把一路上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告诉他们。当天晚上，一切准备就绪。

三峡之行协议

翌日凌晨，船老大把用汉语写好并已签名的协议递给我。一位中国海关职员把合同翻译成英文，我逐字记录如下：

杨兴中（老板）与莫大夫就送莫大夫去重庆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1894 年，穿越西南

1. 雇佣费（包括全部费用）28 000 文（合 2 英镑 16 先令）。

2. 如果 12 天内到达重庆，莫大夫须付老板 32 500 文；如果 13 天内到达，付 31 000 文；如果 15 天内到达，付 28 000 文。

3. 如果一切顺利，老板工作也令人满意，即使是在 15 天内到达重庆，莫大夫也须付 30 000 文。

4. 出发前预付老板 14 000 文；其余款项到重庆之日另付。

杨兴中（签字）

光绪二十年二月十七日

为我译写英文合同的中国人英语讲得比许多英国人还要好。

第二章

从宜昌到万县·中国妇女·长江三峡

周四早晨，我拿到了合同。整个下午我都在忙碌着做准备。晚8点，我在宜昌海关码头上船启程。船是个五板船（五块板），28英尺长，吃水8英寸，船帆的龙骨由轻巧的竹子制成，就像一只蝴蝶的翅膀。船尾似“正在休息的小燕子的尾巴”。船老大临时用席子在小船中部为我搭了个船舱。舱里多余的席子白天卷上去，晚上放下来。放到船头的可供我们三个人用，放到船尾的供两个人用。这只似乎并不结实的小船要经受急流险滩的考验。驾驶小船的是几个长江上精明能干的中国年轻船工。夜空尚漆黑一片，我们的小船就在鞭炮声中划进一条小河。驶过“威力号”轮船边时，轮船上的人们祝我们一路平安，还有人拔出手枪向空中射击以敬谢河神。

我们向长江对岸划去，划过数不清的船只，经过宜昌城到达对岸。我们把船靠岸，扣紧缆绳，等待第二天起航。城内的灯火映照在江面上，万籁俱寂。船工们情绪激昂，他们会尽一切努力履行合同，对此，我毫不怀疑。

天亮后，我们出发了。我们很快就进入三峡中的第一峡。河水从山间劈出一条水路，艰险无比。

天朗气清，阳光明媚，风平浪静。江面倒映着崇山峻岭，两岸山势陡峭，山峦几乎成垂直状直入水中。我惬意地躺在舱内中式铺



1894 年，西部中国露台上的妇女

盖里，悠闲地看着外面。我看到不少船只慢悠悠地顺流而下。高山之中，即使最宽大的舢板也显得渺小无比。一些渔船在平静的水面上打渔，除了撒网捕鱼的声音，周围一片恬静。

中国妇女的微笑

在平善坝（Ping-shan-pa），有一个晚清海关的关口，负责人是一个南澳大利亚的海员，做过小牧场主，曾把第一批牛群赶到布朗山矿区。他住在一艘泊于岸边的木船上。有几个英国人以英国方式娶了中国姑娘，他也是。南京出美女，他的妻子就是，而且英语说得娓娓动听，让人百听不厌。有位传教士写道：“中国妇女的微笑妩媚动人，难以言表。”信哉斯言。在中国，我见过许多女子，他们在欧洲任何一座大城市都算是最美的。动人的日本妇女是诸多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中日两国我都去过。公平地说，中国妇女哪方面都比她们的日本姐妹要胜出一筹。中国女子高出日本妇女一个头，而且更聪明，或者说在智力方面更有优势。日本女子龇着黑牙，不自然地咯咯地笑，人们要我们把这样子当美女来赞扬。相比之下，中国女子更甜美，更可靠。来中国旅行的人对中日两国明显的区别印象深刻。一个是，中国城市的妇女，特别是西部中国的妇